

台港澳小说名家

——射雕英雄传前传 上卷（二）

# 大英雄 谁是

金童



I 24.8

172

金童著

# 谁是大英雄

射雕英雄传前传



农干院 B0058453

上卷  
(二)

华文出版社

武俠小說·前奏曲

陰陽指·蝦蟆功

東邪·西毒·南帝·北丐·中神通  
滿武藝·讀者請猜·

誰是大英雄

金庸著



# 目 录

|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四四 | 金钗制宝剑王重阳技服孙不二 ..... | 355 |
| 四五 | 金鳌岛上鸿门宴 .....       | 360 |
| 四六 | 引杯吟诗折悍盗 .....       | 368 |
| 四七 | 百禽谷口毙凶僧 .....       | 375 |
| 四八 | 画图藏宝华山遇先真 .....     | 384 |
| 四九 | 华山寻经 .....          | 395 |
| 五〇 | 人蛇之战 .....          | 400 |
| 五一 | 双雄决斗 .....          | 410 |
| 五二 | 铁盒隐秘 .....          | 416 |
| 五三 | 水底寻经 .....          | 424 |
| 五四 | 掌创西毒 .....          | 432 |
| 五五 | 石鱼藏秘 .....          | 436 |
| 五六 | 铁掌逞凶 .....          | 448 |
| 五七 | 考场杀官 .....          | 456 |
| 五八 | 潼关遇救 .....          | 464 |
| 五九 | 嵩岳扬威 .....          | 472 |
| 六〇 | 试蹄声全真三子创顽敌 .....    | 480 |
| 六一 | 技慑群雄 .....          | 488 |
| 六二 | 靖康惨变 .....          | 496 |
| 六三 | 双怪夺经 .....          | 504 |

|    |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|------------|-----|
| 六四 | 埋经见志 ..... | 512 |
| 六五 | 踏沙奇功 ..... | 517 |
| 六六 | 海螺阵法 ..... | 528 |
| 六七 | 鳄龙潭里 ..... | 536 |
| 六八 | 骤遇奇人 ..... | 544 |
| 六九 | 东邪乍现 ..... | 552 |
| 七〇 | 桃花岛上 ..... | 558 |
| 七一 | 囚居九日 ..... | 568 |
| 七二 | 出海觅弟 ..... | 576 |
| 七三 | 打叶奇功 ..... | 583 |
| 七四 | 凌空比武 ..... | 591 |
| 七五 | 正反八阵 ..... | 600 |
| 七六 | 言出必行 ..... | 608 |
| 七七 | 午夜奇声 ..... | 616 |
| 七八 | 金关玉锁 ..... | 624 |
| 七九 | 华山大会 ..... | 632 |
| 八〇 | 奇功绝技 ..... | 640 |
| 八一 | 南帝施威 ..... | 648 |
| 八二 | 西毒出丑 ..... | 656 |
| 八三 | 华山夜话 ..... | 661 |
| 八四 | 蛇阵箏声 ..... | 671 |
| 八五 | 金蛇奏功 ..... | 677 |

## 四四 金钗制宝剑王重阳 技服孙不二

王重阳眼光锐利，看出那十几个黑点是片片风帆，必定是黑凤帮得到逃回海盗的消息，要大举寻仇了！王重阳吩咐丁二毛父子躲入舱里，自己一个人兀立船头，应付一切，他还向丁二毛道：“你们爷儿最好躲入舱底，服服帖帖睡上一觉，醒来时便没事了，知道没有？”

他们爷儿三人听了真是啼笑皆非！可是祸到临头，要躲也躲不开，只有听天由命罢了！

王重阳站在船头，眼望那些黑点，由远而近，果然是十多只双桅大船，排成了一字长蛇阵，直向自己迫近，再过半晌，来船渐近，连船上的人面也清楚看出来了！

这十几只帆船的甲板上，黑压压地站满海盗，最大一艘海船，主桅扯了一面黄旗，旗心绣着一只黑色凤凰，这船的左舷上，站了一队红衣女郎，完全是短装窄袖的女兵，众星捧月也似簇拥着一个金衣女子，这金衣女子生得桃腮杏面绿鬓如云，头上束了一顶金冠，手里执着一柄明晃晃的长剑，王重阳知道这个女子就是丁二毛父子所说的“女大王”，也是黑凤帮总瓢把子孙凤姑了，他巍然站在船上，容色自若。

等到两船渐近，王重阳方才朗声说道：“来的是黑凤帮帮

主吗？我王某特意到东海来，向你讨教！”

果然不出所料，这金衣女子正是孙凤姑，她穿了一件银白色的湘绣衣裳，却用金黄色的丝线，在全身上下织了五只凤凰，所以远远望去，如同穿了一身金衣，她把手中剑晃了一晃，冷笑说道：“哦！原来你是故意来生事的，很好，我很久没有吃人心了！今晚可以多一味人心汤下酒！”丁二毛父子在舱中听了这几句话，不禁汗毛倒竖，肌肤战栗！

王重阳昂然不惧，大笑说道：“姑娘要吃人心吗？很好，我这一颗心可以送给姑娘，只是……”孙凤姑道：“放屁！”素手一扬，呼呼，两把飞刀凌空抛起，活象两道白光，向王重阳胸口飞到！

孙凤姑这一手飞刀，是她毕生绝学，每柄飞刀有一斤四两重，刀背特别加厚，发出来的劲力，非同小可！可以飞出十丈以外，百发百中，决不失一。

早年她用这手飞刀绝技，在浙江象山港洋面，穿毙了当年雄霸海上青鱼帮海盗的魁首沙亮广，另外杀毙头领七人，把青鱼帮杀得落花流水，声威大振，结局还吞并了他的帮众。

孙凤姑两柄飞刀一射过来，王重阳呆若木鸡，全然不动，等到飞刀临身，不到半尺距离，然后微一招手，居然毫不费力地把两柄飞刀用左手四根指头夹住，群贼当堂吓一大跳！

王重阳接了孙凤姑两把飞刀，呵呵笑道：“两斤破铁，就要换一颗人心吗？这个买卖可不成啦，还是不要做吧！”说着双掌一搓，两柄飞刀变了一摊碎铁，由指缝里漏了下来。

孙凤姑一见他这手功夫，知道遇了劲敌，可是她生性好

强，向来不肯服人，高声叫道：“你这厮真个有两手，好好，我把二十二把飞刀统统向你招呼，如没有一柄遗漏，我马上给你叩头，做你徒弟，接着哪！”

原来孙凤姑共有这样重的飞刀二十四把，因为她的飞刀太沉重了，所以挑选了四名身强力壮的女兵，给她随身佩带飞刀，每一个女兵携带六把，孙凤姑一言甫罢，身子在甲板上一旋，飒飒几响，接连发出四柄飞刀，差不多同一时间向王重阳身上飞到！

她这一个掷法另有名堂，叫“四鲤跳龙门”，两柄射向头面，另外两把射向胸腹中路，好一个王重阳气定神沉，仍旧是依样葫芦，孙凤姑四刀齐到，他双手向外一分，臂肘微抬，已经把四把飞刀分别抓在左右手，比小孩子捕捉蜻蜓还要容易！

孙凤姑恼羞成怒，飞起一脚，把头一个佩带六把飞刀的女兵（她身上飞刀用完了）踢了一溜滚，其余三个女兵，立即把一十八把飞刀献了上来，孙凤姑随抓随发，一十八把飞刀被她用连珠手法投了出来，第一手是“六花聚顶”，六把飞刀同时向王重阳头顶飞落。

王重阳不慌不忙，把接在手里四柄飞刀向地一掷，双手高举过头，向上一扬，他两次接飞刀的手法，是用双手十指钳制刀柄，这一回飞刀太多了，共有六把之多，王重阳想是不能够用手指钳，居然用手掌硬接，他两只手掌一扬一抓，竟把迎头飞落的六把飞刀，左右手各三把抓在手里，这边他才把三把飞刀抓住，那边孙凤姑的十二把飞刀连珠射到。

孙凤姑第二次六把飞刀是用“六花聚顶”式，这一回十二把飞刀齐到，她用的是满天花雨的打法，十二把飞刀分做三



组，每组四把，上中下同时飞到，王重阳前后左右，全被刀影包围，孙凤姑以为自己这一次十二把飞刀齐发，神仙也难躲避，王重阳就有七手八臂，也接不来。

哪知道王重阳一声清啸，两只阔大的袍袖向左右一挥，十二把飞刀突然不约而同的一掉刀头，万流归壑似的，投入王重阳的衣袖里，王重阳身上没有毫发之损，连衣服也没有让飞刀刺着，十几只盗船上的海盗看得清清楚楚，情不自禁的喝起连环大彩来，叫道：“哎呀！真好本领！”

孙凤姑估不到自己二十四把飞刀被人家统统接住，羞得粉面通红，王重阳首先把接在手里的六柄飞刀放下来，又把衣袖一抖，十二把飞刀由袖里倒出，连同先前接的四把飞刀在内，总共是二十二把飞刀。

王重阳哈哈大笑道：“姑娘，你说我如果将你的飞刀统统接住，一柄不漏，就要向我叩头行拜师大礼吗？这句话你说了不算数？”

他这几句话十分响亮，把一个横行海上，向来不可一世的孙凤姑窘得无地自容，她不禁恼羞成怒起来，厉声喝道：“凭你这穷酸丁，也配做我的师父！你用手接飞刀，那不过是雕虫小技，算不得真本领，来来来，我们干脆来个一刀一枪，决定高下！”

王重阳大笑说道：“还用得什么分高下，你已经输定了！”

孙凤姑杏眼圆睁，叫道：“放屁！我怎样输给你？”

王重阳大笑道：“我来问你一句，你除了飞刀外，还有什么本领？”

孙凤姑道：“本领就是这一把剑，你有本事过来，和我大战三百回合！”

王重阳打了个哈哈，说道：“你有什么本事和我战三百回合，老实说吧！恐怕你三十合也接不上呀！”

孙凤姑大怒道：“酸丁！口说无凭，你有胆量过来，十个照面之内，叫你死无葬身之地！”

王重阳用手向那只被铁锚打坏了的空船一指，说道：“你是主人，我是来客，我绝对没有理由到你船上去，你也不必到我船上来，大家就在这船上比武吧！”

孙凤姑不等王重阳把话说完，拔身一耸，一个“孤雁冲霄”之势，一掠数丈，跳上空船，长剑一引，叫道：“来来来，我们决个你死我活！”

王重阳笑了一笑，他连身上的长衣服也不脱，脚尖轻轻一点甲板，已经飞身过来，轻似微尘着板无声，孙凤姑吃了一惊，单单是这一纵看来，对方轻功造诣，已在自己之上，不由胆气一寒，可是她天生好胜的性格，加以自从学艺出道以来，还不曾受过挫败，孙凤姑把长剑一指道：“我用的是这把剑！你有兵器没有，没有的话，我可以借给你……”话未说完，眼前一花，王重阳已经举手一掌，向自己迎面打到！

这一掌来得十分飘忽，快如闪电，孙凤姑出其不意，不知如何招架，仓猝间只好把剑一翻，用个“恨蝠来迟”之势，横对出去，只觉发际一凉，王重阳向后纵出两丈，笑道：“失礼失礼，我就借姑娘一件东西做兵器吧！”说着左手一扬，手上多出一物，原来是孙凤姑头上一股纯金打造五寸长短的凤钗，孙凤姑看在眼里，不禁又羞又恼！

她明明知道王重阳是个劲敌，不易相与，可是估不到敌人的本领这般诡异，身手这样快捷！只一照面之下，便拈了自己头上的凤钗，单单是这一手，自己已经落败！

不过她是个青年人，青年人多半是气盛的居多，孙凤姑娇叱一声道：“左道旁门的家伙，吃我一剑！”她一踏步便展开玉女剑法来，嗤嗤嗤，一连三招，头一招是“素女簪花”，第二招是“玉女梳妆”，第三招是“天女辞殿”，剑走连环，刺太阳，扫咽喉，挂两肋，招招毒辣，恨不得把敌人立毙剑下。

王重阳不慌不忙，左边一盘，右边一晃，连躲两招，第三招剑刺右肋，王重阳把金钗向剑身一点，叮当一声大响，孙凤姑的剑仿佛被千斤巨槌打了一下，当堂虎口震裂，把握不牢，一把长剑叮当一声，掉落船板。王重阳大笑道：“你还说和我战三百回合吗？三个回合之内，你已经落败了！”孙凤姑羞得面红过耳！

## 四五 金鳌岛上鸿门宴

她当着手下盗党的面前，跌了这个跟头，这口气如何能下？孙凤姑突然一弯腰，再把长剑抄在手里，叫道：“你刚才用的是左道旁门手法，不是真正手段！我败得不心服，来来来，你如果真正打败我，叫我败得服服帖帖，我便拜你做师父！”说着把手中长剑一拧，又要向王重阳第二次扑上！

王重阳后退一步，叫道：“且慢！本领也有左道旁门的吗，什么叫做真正本领，怎样叫你败得帖服？你说！”

孙凤姑面上一红，说道：“你用鬼鬼祟祟的手段，拔了我头上的金钗，又用鬼祟手法打落了我手中宝剑，总而言之不是光明正大手段！你真真正正的拿一把剑来，跟我比剑，如

果三两下打败我，我便拜服你了！”王重阳仰首向天，一阵哈哈大笑。

孙凤姑被他笑得粉面通红，耳朵发热，不禁发怒问道：“穷酸丁，你笑什么？你没有胆量和我比试吗？”

王重阳笑了一阵，方才说道：“我以为你是一帮之主，统率几千弟兄，纵横海上，多少总会有点实学，哪知道闻名不如见面，连三岁小孩也不如！”

孙凤姑大怒道：“胡说！我怎的不如三岁小孩子？”

王重阳道：“一个有真本领的人，决不倚靠兵器，空手也可以抢夺白刃，凭你这点本领，哼，不是我说一句嘴，三个回合之内，我用一双空手，也可以把你的宝剑抢夺过来！”孙凤姑气得柳眉倒竖，一引长剑，叫道：“很好！你来试试！”

王重阳道：“你别着忙，我的话还没有完呢，因为你是一帮首领，又是总瓢把子，我如果空手胜了你的宝剑，未免太过扫你的脸，所以假借你头上的金钗一用，我把金钗当作匕首，抵挡你的宝剑，等于给你一点面子，你却说我用左道旁门的手段，幼稚成这个样子，岂不是连三岁小孩也不及吗？是与不是？”

海盗船上群盗再也忍耐不住，引起一阵哄然大笑！

孙凤姑被他挖苦，真个是三尸暴跳，五内生烟，她把长剑一指道：“好好！就算你说得对，你把我的金钗当做匕首，可是你刚才打落我手中剑的，只是大力千斤掌，混元一气功这类内功底力，不是剑法，你如果真正拿这只金钗当剑使，打败了我，我便败得帖服！”

王重阳道：“这有何难？你进招吧！”

孙凤姑把长剑抖起，喝道：“很好，我用玉女剑法取你，

你接着！”王重阳道：“我也用玉女剑法迎拒，你要当心啦！”孙凤姑气往上冲，更不打话，霍地进步，剑花一绕，用个“乘龙引凤”的招式，刺向王重阳胸口，王重阳左手掐剑诀，右手把金钗一横，也照样使用“乘龙引凤”的招式相迎，不过他这一招的威力，比起孙凤姑的剑招来，简直有大小巫之判！

孙凤姑的剑刚和对方手上金钗一撞，猛觉王重阳手上的金钗粘腻腻的，似乎不是实质，却具有绝大的吸力，如磁引针，牢牢的吸住了自己剑身。

孙凤姑不禁大惊，急忙用力的往回夺，哪里能够夺得出来，王重阳手执金钗，在空中转了两个圈，孙凤姑觉得自己的虎口疼痛欲裂，只好跳后放手，王重阳左手一抄，竟把孙凤姑的长剑夺到手里，笑道：“怎样？”众海盗齐声喝彩！

孙凤姑又羞又怒，叫道：“不算，你用内功赢我，这并不是剑法！”

王重阳见她撒赖起来，活象个乳臭未干的小姑娘，不禁哈哈大笑道：“我用内功赢你，这不是剑法吗？请问哪一套上乘剑法不是和内功有关联的？我刚才使的是玉女剑里面一个粘字诀，你以前的师父没有教你吗？”

孙凤姑道：“胡说，什么粘字滑字，本姑娘不听你这一套，把剑还我，再斗一斗，如果你再赢我一次，我就甘心认败了！”

王重阳说了个好字，把孙凤姑的剑用力一掷，一道白光射向孙凤姑的面门，孙凤姑哪里敢用手接，侧身一闪，那剑噗的一声，插入船桅木里，碗口粗细的桅木，竟被剑身穿透，可是剑尖一段露出桅木有七八寸长，换句话说，整支剑

有一半陷入木身。

孙凤姑倒吸一口凉气，暗道：“惭愧！我的飞刀也没有他那样的手劲！”

她一伸手把剑由桅木里抽出来，剑光一闪，先用了一着“金鸡啄粟”，刺向王重阳的眼目，接着剑花绕处，下截双足，这一着叫“金蛟卷柱”，十分狠辣，王重阳笑了一笑，他明知头一下是虚着，绝不理睬，等到第二剑向双腿截来，王重阳倏地向外一晃身，孙凤姑的剑走空，他反手一金钗，扎向孙凤姑的右手脉门。

王重阳用的也是“金蛟卷柱”，不过金钗太短，只能扎向敌人穴道罢了！孙凤姑急忙一撤步，王重阳一闪身，金钗到了她的眼前，这一下也是“金鸡啄粟”，疾刺双眼，不过来势疾如闪电，比起孙凤姑来，何止高明十倍，孙凤姑后退不及，躲闪不来，心里暗叫：“不好！这一只眼睛瞎定啦！”

王重阳并不真下杀手，金钗只向她眼盖皮一点，孙凤姑估量难逃剜目之祸，却估不到敌人来了这一招，只觉眼皮一酸，泪水象瀑布般洒了下来，跟着右手一松，手中长剑又被王重阳夺过，向船板上一掷，笑道：“第三次了！还要再打第四次吗？”

孙凤姑到了这个地步，方才死心塌地，知道自己的本领和王重阳比较起来，简直云泥之判！对方如果不是心存厚道，自己非死即伤！哪里还能够毫发不损呢？

孙凤姑虽然天性强悍，也不能够不折服了！她突然把双膝一屈，扑通一声，跪倒在甲板上，向王重阳说道：“老前辈真是神人，我拜服你老人家啦，请老前辈不要嫌弃，收我做徒弟吧！”



王重阳见她已经皈依归顺，哈哈大笑一阵，方才把手里的金凤钗交回孙凤姑，庄容说道：“武技之道，天外有天，人外有人，就我这点功夫看来，也卑卑不足道，江湖上比我本领高的人，真个车载斗量，好比恒河沙数，你要我收你做徒弟吗？我不能够收一个女强盗，你先要改邪归正！”

他还要说下去，孙凤姑低声道：“你老人家听禀，这件事不是一两天可以做得来，请老前辈到小寨一叙，再说这件事吧！”她说着一边叩了三个响头，方才站起身来，向海上群盗大叫道：“我已经服了这位相公，并且拜他为师了！所有船只一律回航，引这位相公回到巢穴去！”

那些海船欢呼如雷，个个升起风帆，向着东南海面回航不提。

孙凤姑跳到丁二毛的海船上，丁二毛爷儿三个，起先躲入舱底，连头也不敢向外探一下，后来听见盗船上阵阵彩声，再也忍不住了，方才由篷窗里探出头来，看见王重阳三连四次，把女大王当作小孩子一样的戏弄，丁二毛到这时候才清楚王重阳是一个身怀绝技的异人，真个有力敌千人的本领，不禁心花怒放。

等到孙凤姑向王重阳叩头称服，父子三人更加放心了，所以他们毫不犹豫的升起帆篷，跟着盗船到海盗巢穴去，王重阳听孙凤姑的口说，方才知黑凤帮海盗的巢穴，是在嵎泗列岛里面一个名叫金鳌岛的小屿上面，这里危礁林立，暗流汹涌，的确是一个天然险要的地方。

海上来往船只视为畏途，孙凤姑却看中了这一个地方，拿来当做巢穴，一路上风顺水急，船行似箭，不到半天，海面上突然现出许多大小岛屿来，有如星罗棋布，盗船驶进这

一片海面，立即在船头上放起烟花火箭来，王重阳眼力很尖，看见几个小岛的山峰上，立即冒出狼烟来，互为应答，他心里暗暗盘想，这一定是嵎泗列岛了！

果然不出所料，船在岛屿中间左曲右折，象进入八阵图一般，过了个多时辰，前面现出一座孤屿来，这孤屿头阔尾长，象一条大鳌鱼，距离渐近，王重阳站在甲板上，知道这就是金鳌岛，只见金鳌岛的中央，现出一列列寨栅来，旌旗招展，岛岸还有许多房屋，排列得十分整齐，岸上叠石如垒，连造了不少堡垒。

王重阳看见这些堡垒的布置，井然有序，知道这是孙凤姑的心血结晶，心中暗自想道：“估不到这女子年纪轻轻，居然弄出这一个有规模的巢穴来，虽然是做强盗，也不失为海外扶余哩！”

孙凤姑这时候已经坐小舢舨返到自己挂了黑凤旗的指挥船上，传出号令，十几只盗船排成一字长蛇阵，慢慢的驶入金鳌岛港口，指挥船上飞起几头信鸽来，雪羽翩翩，直向岛上飞去，泊岸之后，海盗已经由寨栅里列队而出，夹道相迎，不到一顿饭的时分，孙凤姑引着王重阳直入大寨，到了忠义堂上。

这时候忠义堂的天阶下面，整齐齐的站着一十八名头目，十八名头目围绕着一个大王，这大王年约三旬，豹眉虎目，颌下无须，威风凛凛，披了一件枣红斗篷，越加显出一面犷悍之气。他看见王重阳斯文一脉，象个读书士子的模样，面上顿现诧异。

孙凤姑立即抢前两步说道：“这一位是王相公，这是我们的副舵主谭天瑞，外号叫翻海龙，谭二哥，这位王相公本领

大得很，刚才我已经向他拜师，他现在就是我的师父了！”

谭天瑞面孔一沉，仿佛现出愠怒神情，可是不旋踵间，脸上现出强笑，说道：“我已经听见先回的弟兄报告了，这位王相公的武学渊深得很，我谭某十分佩服，我们亲近亲近！”说着伸出手来，一手握住王重阳的右掌，五指一拢，掌心用力一捏，他用的是铁沙掌功，在谭天瑞心目之中，以为王重阳这样的一个斯文人，决不会有什么渊深武学，不过孙凤姑爱他小白脸，故意带回盗巢，名目上是拜师父，实际上做面首罢了！

他这几年以来，一向对孙凤姑存了单恋心理，恨不得追求到手，做自己的妻子，可是孙凤姑眼角很高，自己虽然是副帮主，她似乎没有把自己放在眼里！

这次孙凤姑由外面带了王重阳回来，谭天瑞心头不由涌起一种莫名其妙的妒恨来，所以要用铁沙掌功来折服他，给他吃点苦头，顺便也扫扫孙凤姑的面子，所以这一掌握下去，居然用了八成气力！

哪知道他这一掐王重阳的手，登时吃足苦头！原来谭天瑞一手掐了下去，五指到处，仿佛掐着一团棉花，与其说是棉花，不如说是湿面，因为王重阳的手掌，除了柔若无骨，全不受力之外，还有一种粘腻腻的感觉，粘得谭天瑞的手心五指麻痹酸疼，十分难受，他急不迭忙的要把手松开，说也奇怪，贼人五个指头，象被对方磁石吸铁一般，紧紧的粘牢了，一任他用尽气力也挣不脱。

王重阳呵呵一笑道：“不敢，有劳副帮主降阶相迎，我们进里面谈了！”他说着握住翻海龙的手，拔步先行，他这一行并不打紧，谭天瑞暗里叫苦不迭！